

目



琅嬛集卷之四

晉郭文少愛山水遊名山歷華陰之崖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苦覆其上而居亦無壁障焉時山中虎爲暴入屋索人而文獨宿十餘年並無患害

唐党魯使西番烹茶帳中使問何爲魯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使曰我亦有之命取出而示曰此壽春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嵩山寺中忽有思惟樹蓋卽貝多樹也昔有人坐貝多下思惟因以名焉漢道士從外國來將子于西山腳下

種極高大今有四樹一樹三花土人又稱三花樹
宋慶歷中眉州有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言孟昶宮中
事東坡七八歲時嘗與之遊

侯鯖錄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
月色鮮霽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慘
悽春月令人和悅何不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
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二
歐同飲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與離人
照斷腸之句夫人者繼室同安郡君也

圖書聞見志載唐開元天寶之間承平日久世尚饒肥
五花餽馬舊有家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
兼曾見曹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萱
畫虢國夫人出行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鬣爲三花
香山詩云鳳牋裁五色馬鬣剪三花是也
後漢書作翻車渴烏施之橋西以灑南北道路渴烏狀
如曲筒所以引水使上也卽今酒吸之義

元封二年八月庚辰孝武皇帝閒坐殿上忽見一人乘
雲車駕白鹿自天而下來集殿庭帝驚問爲誰曰我中

山魏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吾臣也可前共語叔卿初意武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至是帝曰是吾臣也大失望嘿然不對忽焉不見所往帝悔恨命使者梁伯至中山求覓叔卿不見其子度世同至深山未及其頂于絕巖之上見其父與數人棋戲紫雲鬖鬖于石間有數僊童執幢而立其後不可卽而返

山東通志華不注山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不字卽柎字如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之不花之蒂也喻此山孤秀象花柎之注于水中者然然用華不當作平聲音

花而用鄂不則如字

抱朴子曰人生之壽三萬餘日耳沈炯詩百年三萬日歲歲此離情而青蓮則作壯語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詩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唐詩中如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始去杏飛蜂及歸柳鳴蜚皆藍本于毛詩也

括地志濮陽有囚堯城據竹書云堯德衰而舜囚之也

又有偃朱城據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見也廣宏明集亦據竹書舜囚堯于平陽而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按今竹書並無此荒怪之語大抵起自六朝君臣之間多有慚德乃僞譏此詞云古人已有先我而爲之者以文其過耳豈不謬哉

天竺國卽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北周圍數萬里中分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抵雪山四面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

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城七十餘里北近禪連河

梵言杜多卽我言抖數也今訛稱頭陀

自吳大帝建都金陵歷晉宋齊梁陳六代共三十九主凡三百三十二年而楊氏齊賢于宋齊梁交代之間多數一年遂誤爲三百三十五年

神農氏琴長三尺三寸六分

東坡所遊之赤壁乃黃州之赤鼻非鄂州之赤壁也江漢間稱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江夏之

說合于史

或曰三峽者明月廣溪巫山也瞿唐滄瀨燕子屏風之類皆不預焉按三峽之說不一或以巫西歸爲三或以廣溪巫西爲三或以巫巴明月爲三或以瞿塘滄瀨巫山爲三或以明月黃牛嘉陵爲三蓋川河之中其峽甚多據古歌巴東三峽巫峽長則知古之所稱三峽者皆在巴東大抵起于夔州奉節巫山二縣之東入于歸州夷陵州之西層山疊嶂隱天蔽日凡六七百里水極迅急

芒山卽邨山一名平逢山乃古今叢葬處凡伊尹蘇秦張儀扁鵲田橫劉寬楊修孔融吳後主蜀後主張華石崇稽康陸陞阮籍羊祜及唐宋諸名臣冢皆在輪廣四百餘里無樹木惟一大樗而已

王喬有三一是上古之人或稱王子喬亦稱喬楚詞中累及之一是周靈王之太子晉亦稱王子喬一是後漢時河東人卽飛鳥爲葉縣令者

昔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答老翁甚苦老翁愈恭怪而問之對曰妾一百三十歲此子纔七十餘耳然則又一

老萊矣

浦陽人物志吳萊字立夫好遊有司馬子長之風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目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

宋張子偉少不婚宦居京口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焉潑粥飲水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江東湖湘山川之盛策杖獨行登廬阜由彭蠡經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兔穴鳥道人迹所不到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卽疏注名之曰山川漫遊

秦少游居處州夢中作好事近詞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挂空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畱逗於藤州光華亭方醉起以玉盃汲泉笑視而卒

葬家青囊經秦之隱君子所作陳希巨注赤霄經張子房著平沙玉尺經元大師劉秉忠著金斗訣葬法雲外老人傅旭著郭璞葬書名錦囊經蔡西山訂吳草廬刪今皆失其真矣火之可也

項喬風水辨上天之命反制于一坏之土是有地理而無大理也

筆談貴賤本乎天命盛衰係乎氣數地有此穴則世有此人苟非其人則此穴昧而不顯或得而復失昔唐李龍圖莅政酷虐楊公欲以數世宰執之地與之夢二使者叱之而止孫鍾貧賤植瓜爲業三僊示以葬地四世而爲吳帝然則不務修德而營求於地理亦不明天人之故矣

呂才敘葬曰近世之家乃有陰陽葬法多言吉凶據而相忌陰陽有大經喪葬者乃附此爲妖妄

趙昉葬書問對余嘗讀張平子冢賦大略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爲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于士大夫間而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害符其所徵而遂以此書歸之郭氏耶然無所考意此書自齊梁以至隋唐君子不道宋司馬溫公欲焚其書絕其術上表乞禁則此書之訛可必矣夫葬無所爲書也古禮具在曰不擇地不擇時而已

程子曰惟五患者不得不慎但令異日不爲城郭不爲

道路不爲溝池不爲耕犁所及不爲豪富所奪能是是亦足矣予故愛山而不愛田

羅紹威賦詩甚有情致時羅隱負重名自號江東生紹威遣人多所賂遺聯其宗譜推爲叔父目已所作號偷

江東集

東坡答秦太虛書僕初到黃州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挂屋梁間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過又仍用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買耘

老法也次韻毛滂感雨云雪堂初覆瓦上簞無下筦時時設賓客一醉筒輒殫蓋紀其實也

郭璞詩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厓肩洪厓黃帝之臣伶倫也浮邱伯姓李隱嵩山服黃精二十年髮白返黑齒落更生久之不見或謂其仙矣

杜陽編唐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娘生眉如線而長故有是名幼而慧悟工妙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又善爲飛雲蓋以絲一絢分爲三股染

成五色結起金蓋五層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龍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下千數順宗嘉其工謂之神佑遂命止于宮中至憲宗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居禁中出度爲道士放歸南海賜號曰逍遙

陶隱居字通明建三層樓于句曲山已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僮得至其所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聲欣然爲樂有時獨行泉石望之者以爲僊人

紀談昔人謂有天隱地隱人隱各隱之分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嚴子陵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伯夷太公是也人隱者隨俗混世不殊衆人東方朔是也各隱者不求名而隱劉遺民是也

應耀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同徵耀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永嘉張廌隱居有苦竹數十頃結屋其下吟嘯自得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避入竹中不與相見一郡名爲竹中高士

李錡之姪李約嘗在坐誇招隱寺標致錡曰何如州中約曰若遠山將翠幙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浣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則實不如叔父大廳錡笑

香山有小女金鑾方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筆法婉秀時香山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撤以勒之見豐寧傳

唐時有隱人名方回者堯聘以爲閭士鍊食雲母粉亦與民間之有疾病者香山宿簡寂觀詩云何以療夜饑一匙雲母粉正用此也

五代時張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嘗敬文人從明帝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知汝必儒者可無隱焉鳳以實告廷蘊亟薦于明帝後鳳貴爲宰相禹貢之厥土黑墳厥土白墳厥土赤埴墳左傳之公祭之地地墳後漢書之陶邱之地漸就壤墳皆切房吻與文韻異夏侯湛大暑賦土墳墜圻池枯川竭言熱極而泥墳起也

鳳之鳴曰善哉故逞纖巧者舉以對吉了秦吉了也猶之綠君紅友倉庚紫乙人柳佛桑楊朱李白蘇小小蜜

翁翁金翼使玉腰奴蘇捏佛蜜陀僧之類不知吉了有二解北夢瑣言載龍生二卵其一曰吉了

魏晉以來羣臣凡有文字屬和于天子曰應詔太子曰應令諸王曰應教

李長吉詩山鑿泣清漏鑿音問器破而未離者曰鑿長吉惱公詩猶言亂我心曲也姚注引楊素李百藥事以實之殊爲穿鑿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信哉言乎

東坡云某家中供十六阿那像每平旦設茶炷香其煙

凝若龍鳳鸞鶯牡丹芍藥靈芝瑤草翡翠孔雀之狀種種不一蓋皆目精之所結也世有邊鸞作之畫中真一片煙雲矣

唐敬宗時亳州浮屠詭稱水能愈疾號曰聖水若飲疾者不得近葷血人率多死李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填塞以絕妄源從之時上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上命宦者往浙西徵之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元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

孔子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願止師保和之術則
九廟慰悅矣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
臣以爲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德
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遺義猶
或耻之况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已

德裕旣貶崖州卒年六十三見夢令狐綯曰子能哀我
俾我歸葬綯以語其子瀟瀟曰執政皆憾其可乎卽夕
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且及爲言于止得

以喪還可謂妖夢是踐矣

石敏若曰異端之說聖賢孜孜力以道排闢如救水火
昧者竊笑謂聖賢私憂過計也會不知人心無常異端
入之則習與性成雖萬世不能削佛來中國其始不遇
聖賢與天下指南遂至浸盛天下嚮奉日久殆如三綱
五常不可須臾離也唐佞佛者三帝代宗憲宗懿宗是
也獨武宗奮然不顧不恤怨謗器其像宅其廬盡髮天
下髡革千歲之弊于崇朝可謂不世之主矣雖平藩鎮
破朋黨其功未足比然未幾而愈惑者抑其入于人心

者甚固人見佛之廢如焚書院儒然悵悵不足思共復之而武宗又安能撓人心于長久耶夫武宗以利勢主權行事止于如此况韓愈輩以匹夫空言而欲變之耶士大夫游談摛藻闡揚孔孟之遺言而惟佛之宗也農服耒耜以飯此徒兵冒矢石以衛此徒兵農憔悴此徒豐肥奈何不圖哉此論當與佛骨表並傳

歷代操利柄爲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恃勢以弄權歛怨以招禍皆有之矣獨唐劉晏通擁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病于民儉于家而歸利于衆或問曰鄭

子產吏不能欺宓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畏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遠近自不欺何也曰蓋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歿後二十餘年幾吏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利云平采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晏能致無甚貴賤之物經言治國者其可及乎

呂向字子回工草隸能以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稱連綿體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詵李周翰等更爲詁訓稱五臣註

林蘊字復夢劉闢反蘊曉以逆順闢囚之陰戒刑人抽刃磨其頸蘊叱曰殺卽殺我頸豈頑奴砥石耶闢釋之各重京師工辯給嘗有崔氏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林放優劣何如其人俛首不能對

謝偃作塵影二賦甚美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稱李詩謝賦

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崔融李嶠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懸崖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然施之廊

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趙歌燕舞令人忘疲然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何如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張九齡如輕繪素練雖適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有可珍而多缺玷堅謂篤論云

柳公權善書當時名公鉅卿墓誌非其筆則人以爲不孝外國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凡公卿貺遺以巨萬計守藏奴多盜用嘗有孟孟一笥滕識甚固而器已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

唯研筆圖籍則自鑄秘

權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詩自幼至老未嘗一日釋書嘗著論辨漢所由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旨有補于世

萌通一言而殺三雋其不烹者漏網也伍被忠不終而售詐誅夷宜也江充作蠱而太子殺息夫躬行姦而東平誅夫子惡利口之覆邦家有鑒哉

漢惠出游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有春獻果方今櫻桃熟宜荐宗廟諸菓獻由是始

唐諫官第一人莫如陸贄乃德宗在危難時聽其謀如石投水至天下平盡言怫然以讒佞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世言贄自罷翰林與吳通元弟兄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寃也夫君子小人不並立邪諛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其極諫數十百篇敷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不過十一唐室不競惜哉

予嘗論藩鎮之變異于諸侯諸侯自古以來有之聖賢之後天子不得而滅絕也唐之藩鎮本起于盜賊其

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至于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一旦裁之以德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歸君相者哉

晁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予以爲錯之言刑名之言也烏知帝王之道哉夫人主任一相相臣舉賢才賢才各引其類豈不易有成功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非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家且不可爲也

中州地理至漢而始盛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自高祖至武帝開廣三邊訖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

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

三百六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及至衰世鮮乎齊戒屢煩卜筮神明弗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考者皆有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狹及五星之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重蜺迅雷風妖怪雲變氣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自然之符也是以君子貴修身

武氏秘讖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或勸許嗣宗著書荅曰醫特意耳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于世遂不著書此雖方技者流而其言足取也

柳柳州謫永州時吳武陵北還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今子厚之謫十二年殆半世矣雷砮電扇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其臣者哉未及用而柳州死矣

韓翃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帝曰與詩人韓翃其見重如此

郭宏霸自陳討徐敬業曰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氏大說授御史號四其御史後剝腹自死死之日大旱而適雨又洛陽橋成武氏問外間有何佳事乎張元一曰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宏霸死

唐名儒多言房瑋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浮爾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一旦倉卒濟難事敗

隙生陷于浮虛朋比之罪名之爲累不亦甚哉

嘗慨公孫宏桑宏羊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于燕爵混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安能至大任乎蓋其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上方欲用文武求賢若渴饑始以蒲輪見枚生遇主父而嘆息羣士嚮慕異人迭出卜式起於芻牧宏羊擢于賈豎衛青出于行伍日磾拔于降卒斯亦古來魚鹽版築之盛矣故言乎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辯論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嚴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開廣鴻業制度哀然泊乎孝宣勤修德望招選俊茂而蕭望之梁邱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如趙充國張安世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吏治如黃霸王成龔遂鄭宏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著于當時嗚呼盛哉

禹本紀言山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餘里然自張
騫使大夏之後惡睹所爲昆侖者乎書稱導河積石不
言昆侖惡其誕也故言山川地域尚書頗近之若本紀
山經則大半放矣

晉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
奉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
直

唐時潼關河潭上有樹數株雖水暴漲未嘗湮沒人號
爲女媧墓天寶中因大風吹失所在乾元二年河側忽

聞風雷曉見墳湧出上有雙柳下巨石柳各高丈餘

太行山連亘河北諸州爲天下之脊其一名皇母其一

名女媧上有女媧祠

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
市中賣笋曰謝豹笋

龍安有騎火茶甚妙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清明改火
故名騎火猶所謂穀雨前之類也

楞嚴經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
自生如惡叉聚惡叉樹各其子如沒石子結必三顆同

蒂喻感業苦三同時具足

煙花記簫一名石弦鼓一名吹雲箏一名東宛鐘一名長嘯一名祭谷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鼠躍于地已變爲狗壯大雄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隨箭沒

琅嬛記陳豐于七月七日以青蓮子十枚寄葛勃勃啗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汗其上勃棄之明且有並蒂花開于水面如梅花大勃採置几頭衆日方

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因書其異以報豐改雙星節爲雙蓮節

游俠之風起于戰國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以王公之權互相結納雞鳴狗盜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身以濟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難皆以取重天下名滿諸侯搃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漢時若代相陳豨從車千乘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家魏其武

安之屬凌轢乎京師布衣之徒郭解劇孟馳驚于閭閻
權行州域名動王侯衆庶榮其各迹覬而慕之成帝外
家王氏賓客爲盛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里巷之
地原涉爲魁嗟乎約縱連橫比類醜黨烏有底止耶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庶人何敢議

漢曹氏葬茂陵民表其道曰京兆阡原涉慕之買山開
道自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香山罷刑獄策十軒九舜千堯萬禹八字奇拔蓋竊取
于帝自我六王自我四之義
天衣如哲禪師偈云瑞巖常喚主人公踏著須彌最上
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

楊巨源以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得名故香山寄以
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深有故情清句三朝誰
是敵白鬚四海半爲兒貧家薙草時時入瘦馬穿花處
處行不要強求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詩名巨源字景山
大中時爲河南少尹

東坡過加祿鎮南二十里大許店休馬于逆旅主人邴

祥雲家見壁上有紙題詩云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只怪垂頭喚不應嗔予踏破蒼苔色其後題云淦水僧寶磨祥雲曰此光黃間狂僧也年百三十死于熙寧十年人或見之者道其異事甚多故識之香山以貧故聽自擇官又蒙畫像集賢嘗憶在翰林時賜防風粥一甌嘗之口香七日此皆不世之遭也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飯食每說物無不堪喫要在火候善五味均嘗取敗障泥及漆盃修理食之極佳寶歷二年裴令公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偽謠云

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逢

吉李逢吉權輿張權輿

范文正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公曰范十二丈則是一筆勾焉知一家哭矣公正色曰一家哭何如行路哭耶

梁臨川靜惠王宏文帝第六子也性好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者三十餘間帝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北宋魯漫漢見楊愔自言猥鄙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

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

古傳八月四日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不勝者有疾謂之棋卜殆亦敵手之戲言爾

山礬之名始于宋時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間甚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各取其白也山谷云荆公欲作傳而難其名又以瑒字爲陋余爲名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因以名耳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

方士呼白礬曰白君

黃九初游灑皖山谷寺石牛洞愛其林泉之幽因自號爲山谷道人云

石曼卿于廨後自作一軒常醉臥其中榜曰捫虱

新論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

晉時有芳蔬園有菜曰芸薇類有三種紫色爲上蔬黃色爲中蔬青者爲下蔬常以三蔬供御菜

晏小山作詞云夢魂慣得無拘束又踏楊花過謝橋伊

川見之曰鬼詩也然意亦可之

南齊人論畫曰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
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排比六曰傳
移模寫骨力以下五端可學而能惟氣韻全在天生予
以爲豈獨畫然詩古文詞皆一例也雖有博學而無氣
韻大雅弗取焉

唐徐彥伯爲文好尚新奇以鳳閣爲鷗閣以龍門爲蚪
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
篠驂後進效之名爲澀體予謂此種魔習自漢儒蓋

卽牛曰一元大武之類也

絳州舊有篆字與古不同頗涉怪異李陽冰見之寢臥
其下三日不能去驗其書自唐時而不載書者各姓碑
上有碧落二字因銘之曰碧落碑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窻安置不見天日子弟
直日看書人有借閱者先投束修然後延入

魏收號驚蝴蝶

柳耆卿嘗有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
榜時人語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

古填詞體長者曰慢短者曰令初無中調長調之目自顧從敬譜草堂集始有小調中調長調之分

賀方回自號賀梅子

晁無咎云東坡居士詞人多謂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放翁云坡詞豪放不喜裁剪以就音律然歌之曲終但覺天風海雨颯颯逼人莫名其妙

鍾繇問蔡邕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帝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使人盜其冢遂得之由

是筆法更神

梁張褒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少陵詩碧山學士焚銀魚高之也

謝安初有東山之志後就桓公司馬人有餉桓藥草中有遠志桓以問謝此草又名小草何一物而兩稱謝未及答時郝隆在坐對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卽爲小草也謝甚有慚色

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北齊薦舉濫者亦飲墨水一升

宋孫明復退居於大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家貧不娶故相李文定迪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頗賢可以奉先生箕帚願留意焉先生者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耳幸壻李氏先生于是曰宰相之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宰相之賢古無有也吾敢不成宰相之名遂允娶之

王右軍書蘭亭年三十七韓昌黎諫佛骨年五十三

賈島贈杜棕駙馬詩云妻是九重天子女身爲一品令公孫李東陽壽商輅狀元七十對聯云自古年華稀七袞本朝才望重三元皆雅切有體

一說張三影以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三句然不若前說爲妙

唐李襲譽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無資于人矣

開元間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巷之民市酒量

錢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解行人困竭號爲歇馬杯

五代唐明宗入汴莊宗方與元行欽登道旁冢置酒命野人獻雉問其冢名曰愁臺因罷去

洞天清錄上古無墨以竹挺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汁至魏晉始有墨丸漆烟松脂夾和成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研易于貯瀋耳

菩薩生于四月八日明星出時蓋夏之二月八日也

唐建武中下令曰國子祭酒張願在家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其賜穀二百斛

陸機餉張華鮓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洗之已而五色光爛機還問鮓主果曰後園草舍中得一白魚質狀殊常故以相獻

朱子詩今花得古各自註古所謂蕙卽今之零陵香今之蕙不知始于何時也

子瞻畫蝦蟇詩慎弗因蜈蚣飢蛇不汝放自註小說有畫蜈蚣蝦蟇蛇三物爲圖者謂蜈蚣畏蝦蟇蝦蟇畏蛇而蛇復畏蜈蚣也今以三物聚而爲一使三者皆有吞噬之狀無敢先之者去一則已肆其毒焉此說深得聖

人禦姦之法

明末崇禎辛未科考試官方逢年始請武會試亦用廷試臚傳

凡種瓜宜用戊辰日山谷有句云夏栽醉竹餘千个春糞辰瓜滿百區

詩云采薇者卽金櫻子也

秦少游書晉賢圖後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盃欲飲其餘隱几策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霑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

唐有毛惠遠醉客圖因以名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予以爲不然此乃晉賢燕居之狀非醉客也

阿濫堆一稱鷓濫堆亦曰阿如乾皆方言也

冷齋夜話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天然風景妙若生成而俗人改曰望南山一字之差便失古人情狀諒哉

陳孚安南卽事詩抵鴉身偃豕羅我背拳狐自注凡昇人用布一疋長丈餘以繩絜圓木中大竹貫繩兩人昇之人臥其中若舉豕豕然謂之抵鴉象背上施鞍轡几

座謂之羅我人坐其上拳曲如狐

微之待漏詩颺閃才人袖嘔鴉軟舉銀聲也陳季常詩
寧堪再攬減又抱兩嘔鴉江南謂歲飢爲攬減越人以
嬰兒爲嘔鴉

琅嬛記大觀中有方喬者與女子紫竹甚相得其所贈
生查子詞云晨鸞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曉粧慵閒
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鬪草花陰裏嬌極不成狂復向
屏山倚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今甚麼大梅曰馬祖說是

心是佛僧曰近又說非心非佛大梅曰恁汝非心非佛
我只是卽心卽佛馬祖後謂大衆曰梅子熟也

南越志神屋者龜甲也

任永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猶行尸走肉
爾

北史裴讓之弟讞之早知名楊愔每嘆曰河東士族京
師不少惟裴家兄弟不改鄉音

陸魯望二遺詩二遺者何石枕材羅薦也東陽多名山
就中金華爲最中饒古松往往化而爲石盤根大柯文

理曲折盡爲好事者所得太山羊振文得枕材趙郡李中秀得羅薦皆蒞石也咸以遺余

顏氏家訓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輯綴疎朴未能密緻爾今世音律諧靡排典偶對諱避精詳賢于往者多矣故文以古之剪裁爲本今之詞華爲末相須並行二者不可偏廢也

范石湖云醉中得句若飛來神語也放翁云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實理也

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韋嗜酒每與賓友

一醉一詠風流雅韻常播于吳中時人號二君爲詩酒仙

周南采采卷耳一章自首至尾情思起止不可語人乃古今閨情之祖古詩提籠忘採葉首本此

齊風敝笱在梁其魚魴鰈石經鰈作鱖凡三章但言如雲如雨如水而不能防閑意已自隱躍爲刺詩者可以法之王右丞息夫人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巖發碑栖遲作西遲

神女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又云步裔裔兮耀

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用陳風佻人窈糾語意
讀秦風如風馳電掣讀豳風如日暄雨潤日暄雨潤者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帝王之業也風馳電掣者取威定
霸并吞之象也詩之善形容如此

少陵詩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深得小雅鹿鳴通君
臣之情指

伐木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漢宣帝詔引此云郡國禁
民不得具酒食廢鄉飲之禮非所以道民也陸宣疏亦
引此曰人情不通則陰陽間隔和氣不興必由此矣

鷲斯云怒焉如擣維憂用老疾如疾首古今說愁盡此
數語沈憂令人老語非不工按之骨力蓋已遠甚

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讀靡
至二字覺孟子窮人無所歸語猶繁

二東篇縷數牛女星斗顛倒變幻總是窮極呼天常態
生出無限波瀾不必明解深求如癡人說夢也晉明帝
長星勸汝一杯酒語態逼肖

兕觥其觥旨酒思柔言酒以發人之剛過在抵觸用兕
角爲爵欲飲者思其柔而不至于傲也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福字妙歷觀古今酒禍方知此語之真並字義尤深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二人無所主各也謂聽讒與被讒者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是蟲飛薨薨朝景之有聲者蒼蔚朝濟白雲菅茅朝景之有色者皆是一幅畫圖然朝濟二句景密而濃白雲二句景疎而淡各自專家

隰桑三咏其葉蓋桑之用在葉言非無用而隱也隱而無用者隱逸傳之所勿貴

武人東征不遑朝矣不遑出矣不遑他矣他者隱語也申侯犬戎在西將甘心焉幽王不備西而有事于東故三言東而未露一他字隱語也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車在上臨下者衝車從旁衝突者韓詩臨衝作隆衝隆高也後漢避煬帝諱改作臨左傳定八年主人焚衛注衝戰車也隆高故可焚

訪予落止逸周書成王卽政初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竹書亦載成王四年初夏嘗麥則訪予之作正此時也

陳少南不取魯頌試問思無邪一言亦并而去耶
周頌約約所以嚴德有餘也魯頌煩煩所以誇德不足
也

孟叔達甑破而不顧曰已破矣顧何益所謂有媿于叔
達不能無顧于破甑者高其節也韓詩外傳孔子出游
少源之野見婦人哭聲甚哀使弟子問焉曰往者吾采
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得著薪而亡著簪
何哀之有曰非哀亡簪也不忘故也然則堯舜巢由各
行其是節一小物見之矣居山林者不可有廊廟氣居

廊廟者亦不必有山林氣也君子素其位而行

猗那一章首言鞀鼓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故祭之初只
言聲

王景文謂文章根柢在六經張安世欲記攷古圖曰宜
用顧命游廬山所歷曰宜用禹貢

淮南子曰臯陶瘖而爲大理觀尙書所載陳謨賡歌謂
之瘖得乎

知人之明出于天分蕭何之于韓信豈有法可傳哉孔
明猶失之馬謖終身不敢用魏延甚矣知人之難也

虺誥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易
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
問者勝人之剛復其謂之何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
后卽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
能知此則得觀書之要矣

說命曰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天子之稱始此
夢帝賚良弼事涉奇幻有高宗傳說則可不然漢文之
于鄧通又非以夢得者乎

西伯既戡黎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
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渡孟津莫之或禦
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爲方伯連率不能救
而式微旌邱之詩作辱亡齒寒衛終爲狄所滅衛之亡
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
勢其可忽乎哉

釋文予有亂十人無臣字古本論語引此予有亂十人
左傳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駁秦誓云子無臣母之理
婦人蓋邑姜也夫邑姜武姜也以子母而言則亂臣十

人果誰語耶

司馬彪史記注箕子各胥餘

史篇召公名醜古醜字从眚作甍遂譌甍字爲醜非

立政一篇乃周公將沒遺訓成王命太史錄之之絕筆

也篇中上承禹臯陶之謨下溯文武用人之政與道終

以刑獄兵戎公之兼三王悉備于是

竹書紀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伯盤實太子服也古服

字與盤字相近而誤

周之興也殷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及其衰也衛風

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衛石碣以義厲一國而寧遠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

一國而范知之賢繼焉書曰樹之風聲其斯之謂與

終書以秦誓者百世可知也刪詩亦然秦與吳楚等也

而獨存之列國淫佚靡蕩漸卽于亡而秦風獨有車馬

禮樂其并六國之勢隱然見矣夫子豈無意乎

易則曰龍馬之先先當有人卽使無人聖人自視其身

欲求河圖安往而不河圖者其上首目其下臀足其左

右肱肱屈伸其中乳臍皆具奇偶卽河圖也欲求洛書

其上首奇其下竇奇其中腹奇其左右肩節偶其左右足節偶卽洛書也聖人不自奇其器而則之乃則龍馬者何也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並不云龜龍負之也東漢重圖讖儒者好爲奇異鄭馬之流輒信之至劉牧又以九爲圖以十爲書托言得自圖南元人趙撝謙又爲自然河圖謂蔡元定得之蜀山隱者大抵皆怪誕耳

日月爲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

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萋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生于五月而四月言陰生者氣之所先至也李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言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曰陽極於九而少陰盛于八陰之義爲月陰極于六而少陽復于七陽之義爲日
江淮間人以夕惕若厲爲句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爲否一云自子至未爲遯一云自寅至酉爲觀本義兼遯觀二說

君子无斯須不學黃霸受尚書趙岐注孟子皆在患難中所謂困而不失其亨也

曾子固作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問今歲何卦西兵欲出何如復對今年值小過而太乙直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納之

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皆小過也有舉趾高之莫敖則不能無循牆之正攷父有欲短喪之宰予則不能無泣血之高柴有三歸反坫之管仲則不能無敝裘三十年之晏嬰天爲之也

上古不封不樹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檀弓云縣棺而封鄭注當作窆窆下棺也

爲妾爲羊鄭本作爲陽注此陽乃養无家女行貨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

歐陽永叔醉翁亭記疊用也字後人以爲創調蓋脫胎于雜卦傳自震起也始至小人道憂也止凡五十个也字

郝楚望曰子曰左邱明耻之邱亦耻之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此春秋底本也自世儒以褒貶說春秋而

底本壞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此春秋格局也自世儒以事例合春秋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子曰吾無隱乎爾此春秋宗旨也自世儒以深文隱語視春秋而宗旨壞夫春秋無隱語無凡例不以文字褒貶不以爵祿名氏爲貴賤勿泥公羊穀梁胡傳諸說平心觀理而聖人之情自見

書王正月者魯史之舊文也劉原父以爲聖人之新意鑿矣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斯之謂與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與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同文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六年叔孫忌不言何皆聖人之闕文也

魯桓公名軌而史記則曰名允蓋二名也

趙盾弑其君董狐之直筆也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董狐之詰語也傳者不察而妄述孔子之言以爲越竟乃免謬矣穿之弑盾主之討穿猶不免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區區境外乎

羅泌路史元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卽位之一年稱元古

之史皆然書太甲元年惟元祀虞夏有元祀之文不獨春秋始爲法也

禮伯禽卒哭母喪也時周公猶在

大戴禮五十無夫曰寡按無夫無妻者皆曰寡男子曰索婦人曰嫠

今之中允卽古之中盾也前漢班固敘傳數遣中盾請問近臣蓋古允與盾通爾

桓十年匹夫無罪注夫婦曰匹其名旣定雖單亦匹故曰匹夫匹婦又藝文類聚馬光景長一疋故稱疋

禮記一書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脩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真贗相雜而瑕不掩瑜先儒推周禮儀禮爲經欲割記以爲傳宜哉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注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類誕得無理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一說三世者一曰黃帝素問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或曰夫子脈訣不讀此三世之書者不得服食其藥此說亦通

有其禮無其財君子不爲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不爲也此數言決非子思子語夫禮豈以時異乎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句法從易陰疑于陽必戰來韓非子配有疑妻之妾莊子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同妙謝疊山謂劉尚書美中家藏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方與安仰安放二句成鼎足而文字更順

成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

無益於人其可以死害於人也哉我死則擇無用之地而葬我焉此數語可破萬古風水家之惑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蓋襲者荆以人臣之禮待襄也而巫祝桃茢乃君臨臣喪之禮也此與秦王屈趙王鼓瑟而有擊缶之辱同敘事而簡妙

苛政猛於虎五字險絕柳子厚捕蛇說何如此五字精深揚子雲酷吏云虎哉虎哉此角而翼也脫胎于此而剗刻失本真矣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變白黑爲素青者秦時趙高將爲亂以白爲黑以青爲黃故民言從之而著于經也

郊用辛日者據魯禮用辛欲人君齋戒自新也

孔子閒居一篇中引論語三年無改及春秋去夫人之姓語則所謂子云者必非孔子之言

經解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

鄭康成惟一子名益恩孔融爲北海舉爲孝廉及北海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已命之曰小同

趙岐字邠卿生于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改名字遺命兄子立石于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嘉蓋其初名也

荀子聞媿子奢莫之媒也媿母刁父是之喜也聞媿子奢古美人名

齊東昏侯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曰闕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南史周山圖傳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曾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

了事何用階級爲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于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書其額曰久戍人多老長征馬不肥蓋公之佳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

朝野僉載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相似者歸以問父父令求之出見蝦蟇入曰有一馬而不可具伯樂曰何也其子曰其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累趨爾伯樂笑曰此馬善跳蕩不能御也世之執杜詩韓文以求奇士者得毋類是乎

蓮子一名湖目皮襲美詩湖目芳來百度游東坡詩湖目也堪供玩木奴未解爲生

山濤爲吏部郎欲舉稽康自代康答書與告絕曰但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吾志願畢矣

張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任自曠達獨不爲身後名耶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眼前一杯酒時人貴其達見

苗振入試館職謁晏丞相殊殊語之曰子久親吏事宜

稍溫習苗率爾對曰豈有二十年老姥而倒紉孩者乎
既而試賦有悞不中選晏笑曰苗君竟倒紉孩兒矣
唐韋寅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積稻如坻大中初拜
廣州刺史帝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寅從容奏
曰江陵莊尚有積穀七十堆固無所貪帝笑曰此真可
謂足穀翁也

鱷魚別號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擘裂食之一名
骨雷秋則化爲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者居多
魏處士野贈寇萊公詩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後北

使賀新君卽位賜宴兩府皆預坐北使歷相座中間譯
者曰若个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座中莫對了謂使譯者
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
久卽還

真宗命儒臣編修君臣實錄爲冊府元龜編修官上表
曰商芸小說談數之類大率談談小事盡議采錄恐成
蕪穢從之

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
三月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此說極無義理天魁者

斗杓第一星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杓第二星也抵于酉故曰從魁

唐人多喜赤酒甜酒灰酒長吉云小槽酒滴珍珠紅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魯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香山云荔支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虎珀紅宋范石湖云旗亭官酒更多灰

鮑泉爲通直侍郎乘高幟車從數十左右服御玩好甚精道遇國子祭酒王丞問鮑通直是何許人而得如是都下少年遂爲口實競尙奢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是以爲笑謔

葛祚爲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楂橫木能爲妖怪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將伐之明日當至其夜居民聞江中洶洶有人聲非常旦往視楂移去數里駐在墩中自後無患矣

陳顯達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驕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江乘之所得秩常散之親故而妻子常饑或勸其營田乘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小民競利

竹筍一名竹芽裴說詩竹芽生礙路松子落敲巾
武陵郡記白雉山有木名交讓衆木敷榮後方萌芽亦
更歲一榮也又劉幾雜志橘樹直竦枝葉不相妨蜀人
謂之讓木

青楊木出峽中爲牀臥之無蚤

思牢國生竹質甚澁可以礪指甲唐崔鷄詩一自出輕
芒磴磴落微雪

許有孚蔬圃詩庸人盡爲富貴薰或羨吾饜是清福

王導庾亮爭欲用孟坦爲南陽尹坦曰我猶几上肉任

人麾截耶拂衣而去

王審知聞徐寅名辟居幕下寅不樂一旦拂衣去曰丈
尺之水前坡後堰焉能容萬斛之舟乎

唐時有夢書新宮銘者紫陽山人山元卿撰其略曰良
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轅又有蔡少霞者
夢人遣書碑銘略曰昔乘魚車今駕瑞雲躡空仰塗紛
絡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

虎邱山上有千人坐顏魯公詩云劍池穿萬仞磐石坐
千人以此得名

池州翠光寺有岳鄂王詩云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閒
輕陰弄晴日翠色隱空山島樹蕭騷外征帆杳靄間予
雖江上客心羨白雲關

吳思齊字子善宦游十年田無半畝宋改物家益艱虞
或勸其仕恆謝之遇寒疾失聽交游厭其聾數語卽馳
去惟婺方鳳粵謝翺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筆書旁
觀咄咄而略無倦色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
遙望痛哭因自號全歸宋景濂云濂嘗過浦陽仙華山
問吳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間字跡隱隱可辨故老曰

思齊與方鳳粵謝翺靡月不游游輒連日夜至酒酣氣
鬱時扶攜望天末慟哭必失聲後返嗚呼古之人與古
之人也

咸淳中潭州邑令趙必穆于池中得斷碑刻褚公遂良
湘潭偶游詩云遠山酋翠凝烟爛漫桐花二月天游
遍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挂海棠前

文太史有墨竹筆銘耐辱居士撰玉局散吏書咸通三
年予登進士叨職史館適有客自西山來者餽予以墨
竹一本長二尺許如指大本純墨色葉元碧節節蕭疎

森秀鬱鬱崢崢予甚愛之越戊戌予歸中條山自後召拜禮部員外郎遷知制誥尋拜以中書舍人禮戶二侍歲月易邁無日不與竹對昭宗播遷予以容邇乘輿奔走弗暇及竹遂毀戀戀不忍舍因命從事斷筆成干配以毛穎醉塗醒抹頗知人意復與予游硯席者二十餘年今爲梁庚寅予年八十有二矣余亦耄老不時作書筆忽蠢憶由咸通中至播蕩日幾四十年竹之隆替若此其始也以時蒙雨露洗灑之恩人工栽培之力其沒也以悵悵不得遂生意及斷筆後雖日涉翰墨風流間

而本性已枯雖生猶死矣其蠢可傷哉亦固然也嗟嗟運數豈獨竹然予豈復忍棄之因瘞于休休亭之西池上并係以銘曰君子者姿改節者豈其之蠱塞者易行藏者惟其時人亦然也於物奚疑

顧阿瑛營別業於茜涇西四方文學之士如河東張翥會稽楊鐵崖天台柯九思永嘉柳孝光方上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皆主其家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遷行省屬官俱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乃去隱于嘉興之合溪後以子恩封武略將軍水軍千戶飛騎尉

錢唐縣男及母喪廬墓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
瑛又名德輝

倪雲林秋山圖筆法淡雅而句亦妍秀詩云八月江南
未實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飛時
小着行

五臺山中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東臺高三十八
里頂平廣周三里西臺高三十五里頂平廣周二里南
臺高三十七里頂平廣周二里北臺高四十里頂平廣
周六里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真蹟如覺偽者真可笑也蓋
古人筆法以拙滯爲靈活以散漫爲團結以疎樸爲韶
秀以迂回爲指顧今人博觀屢帖且習已慣則反袒偽
于真東坡可謂善下言也

宋思陵草書詩一卷隨宜飲食皆便口取次衣裘亦煖
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由來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
用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
人

陸魯望文成竄稿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

書熟誦方錄初病酒再葺乃已其後客至置潔壺杯不復飲矣好飲者載酒過從亦不爲忤

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佚之書劉炫遂僞造百餘卷題曰連山易魯史記等錄送上官償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各歸于家以教授爲務

山谷云坐樊道舟中觀長年蕩槩羣丁撥棹乃覺有進意之所到輒能運筆又曰痛快沉着乃古人妙處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繁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顧大中曾于南陵巡捕

舫中臥屏上畫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不甚寶重後爲具眼者竊去乃更嘆息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賢妃權氏朝鮮人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出征還至臨安薨諡恭獻

沈氏者湖州人從幼入宮孝皇時嘗試六宮守宮賦沈文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守哉上悅卽擢第一

東坡有清醇帖手蹟其帖云子高見邦直了便請見過

仍以此詩呈邦直不妨恐真個送得一榼清醇也軾上
子高朝請八日山谷亦有清醲酒頌云清如秋江寒月
風吹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落花游絲之困人借
之以涪翁清閒鑒此杯面淥本之以李老孝友成此甕
頭春

馬遠畫竹下有冠者道士持酒杯侍以二童一鶴在烟
泉之間上有詩云不禱自安緣壽骨人間難得是清名
淺斟仙酒紅生頰長保平安道自成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戚氏子一旦忽發唱曰般若寂

寥大悟曰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郡延主北禪適當
重九上座曰心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
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稱賞有圓覺
手鑑行庵錄

古今雪詩甚多獨中峰老人作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
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窻猶看玉琅
玕

錢叔寶少孤貧晚葺故廬聞異香雖病必蒲伏借觀手
自抄寫日夜校勘焚香洗研悠然自得

琅嬛集

卷之四

終

琅嬛集卷之四終

